

パイワン族織物の復興
Revitalization of Weaving for Paiwan People

排灣族織布的復振

從前，排灣族的婦女每個人都會織布，以供應家中所需。當部落由高山上遷到淺山地區，人人忙著種田養活家人，只好把必須花時間的傳統地機織布技術以及製作芋蔴布的技术晾在一旁。排灣族人忘了自己曾經擁有的地機織布技術，一味地學習外面傳進來的桌上機織布方式，連圖案也是複製西洋的圖案，完全沒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是來義鄉古樓部落排灣族的米羨（許春美），卻挑了一條艱辛的復振地機織布之路。

傳統地機織布的師承與學習

米羨在1994年透過親戚介紹，拜古樓部落的Tjinuai（幾努外）為師，開始了她的學習織布生涯。當年米羨學習織布的時候，必須幫老師從頭到腳做一套新衣服，還要幫老師蓋一棟新房子，付出很高的學費，才能學習到傳統的地機織布技術。勤奮的米羨，學習地機織布非常認真，但是，當時部落中瀰漫著一股「外來的東西比較好」的氛圍，鄰人都覺得時代在進步，怎還有人要學習那落伍的地機織布呢？米羨怕聽別人的閒言閒語，於是成天躲在家裡頭織布。這時，米羨的最佳支持者，就是米羨的爸爸。米羨說，她在家裡織布，爸爸就在旁邊陪她，給她最大的精神支持，米羨只要織錯了，米羨的爸爸都會知道。為什麼米羨的爸爸那麼厲害，看得懂織布，是因為他從小看自己的媽媽、外婆在家織布，雖然男生不能摸織布機，也不能學習織布，但是米羨的爸爸只憑觀察，就把那織布的技术牢牢記在心裡。不是只有記住平織，米羨的爸爸還把斜紋織的技术記在頭腦裡7、80年。

米羨在Tjinuai（幾努外）老師的指導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幾努外老師只有教她平織和斜紋織的方法，米羨一下子就學會了。於是米羨挑戰自己，拿出家中珍藏的老布，觀察老布的圖騰，猜想圖騰的構成方式，並且辛苦練習，織錯了就拆，來來回回不知道練習了幾百次，後來又加上米羨爸爸的支持，米羨才



身著排灣族提花織布套裝的米羨，身負復振傳統地機織布技術的使命。

米羨在1994年透過親戚介紹，拜古樓部落的Tjinnai為師，開始了她的學習織布生涯。當年米羨學習織布的時候，必須幫老師從頭到腳做一套新衣服，還要幫老師蓋一棟新房子，付出很高的學費，才能學習到傳統的地機織布技術。



把傳統圖騰的織紋，一一的複製成功，總計米羨找回了十幾種的平織圖騰和七、八種斜紋織圖騰。

推廣排灣族的傳統織布

米羨學成後，剛開始的七年先在高雄部落大學開設排灣族傳統織布課程，學生多為平地人，原住民身分的學生不多。幸好之後屏東縣部落大學將米羨老師的Tjemenun（傳統織布）養成班列為重點課程，希望建置平織、斜紋織等排灣族傳統織布技法的資料庫與人才庫，米羨才有機會將紀錄在她大腦裡的傳統織布技法教給年輕的族人，並順便傳授年青族人有關排灣族傳統織布圖騰內所蘊含的文化倫理知識。目前在屏東縣教授排灣族傳統編織的老師，只有她堅持用地機來教學生。

跟米羨學織布的學生，不會只有學到織出一塊布而已。米羨很早以前就拿到了女裝甲級證照，為了吸引學生認真學習，她就教學生把織出來的布搭配運用在時裝上，讓時裝有排灣族的風味，又不失流行感和個人風格。米羨又指導排灣族的媽媽學生，將織布運用在傳統族服上，讓自己家中的小男孩，在祭典時穿上媽媽為自己做的pakeljep（背心）和kacing（後敞褲），這富有獨特風味和古老作法的「新」衣服常在祭典中獲得長輩的齊聲讚美，讓小孩以穿上媽媽織的衣服為榮。

米羨在教學之餘，曾經在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和屏東縣原住民族文化會館舉辦「探索米羨的經緯世界」的織布個展，讓觀賞者無不驚艷於排灣族的傳統編織法，頻頻稱讚排灣族是台灣原住民族中，技法及配色最豐富的一個民族。



在這些展覽中，米羨把織布運用到時裝上，讓織布的功能發揮到淋漓極致，不再只是一塊塊織布或平躺或斜掛的展覽而已。

整經的訣竅

想學織布就要先從「qaqeljesayan」（整經）開始學習，從前的排灣族婦女為了怕忘記「整經」的順序，還編了一首「sa senayan」（整經口訣）給開始學習「整經」的織女們。整經時，織女們一邊「semenai」（唱歌）一邊「qaqeljesayan」（整經），整經的正確率會提高。織女首先要牢記平織整經架四柱的名稱，從左到右分別為kavilji（左）、ginusulje、kinizala、kanavalj（右），口訣如下：

Kinizala tjai vavau	上線經過kinizala 柱
Ginusulje a tjai tjeku	綁下線在ginusulje柱
Variqitjen i kanavalj	右柱折回
Cemikel sema kavilji	左柱交叉



米羨和各項織布所需的器具，後方為四柱整經架。

地機織布的訣竅在「張力」，張力夠，才能織出質地細緻的布，因此，在織女織布的時候，聽到澎、澎、澎的聲音，那就是織女用「vaida」（打緯棒）將緯線打緊的聲音，配合著「tjengai」（梭子）像隻蝴蝶在經線間穿梭的情景，讓人精神振奮，不敢懈怠。



要織出一塊一尺半的布，必須「整經」300條線左右，意思就是要整理好300條線的兩倍，意即600條線。「整經」中間必須集中注意力，不可胡思亂想，才不會出錯，整經出錯就像人迷路一樣，織布的圖樣也會出現迷路的現象。所有織布的配色和紋路設計，都在整經

前決定好，按照計劃執行。米羨傳授傳統織布時，偏愛使用色彩繽紛的棉線，因此她的學生也和她一樣，喜歡色彩鮮豔的配色。

以前排灣族織女所用的織布機，整經架等，都是排灣族男人用巧手製作的，但是做好之後，排灣族男人就再也不能亂碰織布用具，也不能碰紗線、苧麻線等，以免打獵時獵不到獵物。「整經架」是整經的靈魂，古時候的整經架，用四根木棍插



再完成多道複雜的程序後，終於可以開始織布。



提花（vencik）等織法。光平織就有很多種圖騰，由於排灣族是沒有文字的民族，於是排灣族的婦女將老祖宗的智慧藏在織布中，教導下一代認識排灣族的圖騰意義。平織的圖案常用的有：parusangatj（像攔沙牆的紋路）、parualjis（像牙齒的紋）、parutaud（像豆的紋路）、parukicikic（像鍊條的紋）、vinaljik（纏繞紋）、kaljimuyang（王室專屬紋）、

parutjingu（角邊紋）、padrayan（石灶紋）、paljaljivak（相互依靠的守護紋）、pagumac（爪印紋）、qinaljivan（屋面紋）等。從以上的平織圖騰名字，會發現排灣族為圖騰取名字的時候，也是帶著詩意去為每種圖騰命名。舉例來說，排灣族人在山坡地種植農作物時，常用木條或石塊橫放，以免土石流失，這種保護斜坡土石的裝置，就是sangatj，而將這種parusangatj（像攔沙牆的紋路）織在布上，就是為了教導下一代記得這種技術。還有，排灣族人挑女婿時，要先看他的牙齒好不好，排灣族人認為牙齒好才算是身體健康的象徵，因此parualjis（像牙齒的紋）的紋路就像一排整齊的牙齒排列在布上。◆

地機織布的訣竅在「張力」，張力夠，才能織出質地細緻的布，因此，在織女織布的時候，聽到澎、澎、澎的聲音，那就是織女用「vaida」（打緯棒）將緯線打緊的聲音，如果一群織女在織布，就會聽到「vaida」（打緯棒）此起彼落的聲音，配合著「tjengai」（梭子）像隻蝴蝶在經線間穿梭的情景，讓人精神振奮，不敢懈怠。

傳統排灣族的織法與內涵

排灣族傳統地機織布，織法有pinakaitan（平織）、kinaljaqeljesayan（斜紋織）、kinavacesan（菱形紋）、vinecikan（夾織）、parucekes（螺紋織）、pacacikele（迴紋織）、

parutjingu（角邊紋）、padrayan（石灶紋）、paljaljivak（相互依靠的守護紋）、pagumac（爪印紋）、qinaljivan（屋面紋）等。從以上的平織圖騰名字，會發現排灣族為圖騰取名字的時候，也是帶著詩意去為每種圖騰命名。舉例來說，排灣族人在山坡地種植農作物時，常用木條或石塊橫放，以免土石流失，這種保護斜坡土石的裝置，就是sangatj，而將這種parusangatj（像攔沙牆的紋路）織在布上，就是為了教導下一代記得這種技術。還有，排灣族人挑女婿時，要先看他的牙齒好不好，排灣族人認為牙齒好才算是身體健康的象徵，因此parualjis（像牙齒的紋）的紋路就像一排整齊的牙齒排列在布上。◆



許素芬